



杭州图书馆



◎ 杭州圖書館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長洲王楙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或者之說不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蠢僞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爲莽也兩字名不爲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

△野客叢書卷三

黃岡野

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又有如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爲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轂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野客叢書卷三

二

黃周賢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徇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

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鬣鬣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若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遠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

不野家叢書卷三

三

東坡

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竝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

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詈先祖爲
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
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
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
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
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
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
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
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
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
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轍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歿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
轍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
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轍取而懷之後玄宗夢
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轍汝收乎力
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轍銘有曰羅轍羅轍

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韞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鞵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鞵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爲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而爲馬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弟孫弟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

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畧之初生謂之鼻人之
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
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
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
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
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霸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
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
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侯

一入野愛董書卷三

六

章訓

公濟太上皇鴻溝之危諡曰安國君曾祖黼封明統
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
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
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
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古墓志云十八代祖疑自
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
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疑之事宋
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
疑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
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

神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為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嘉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本傳竝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

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

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
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乘
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朞會刺史
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
弱隨慕板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郟
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
在塗君爲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
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
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
碑言紀用何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

卷五

八

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撫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祿
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
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翟
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
常予之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恐有所不宜方
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
如此又如楊惲旣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子孫會
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

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遠為都護其爰谷永
子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
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既貴而天下士夫
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爰
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
凜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為平聲以弱翁之字
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
公玉帶為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

八野叢書卷三

九

羅格

王丹蓋其舊族合呼為本音而單姓王者音宿如後
漢王況乃姓宿爾鼂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
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
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
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
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
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為入聲而東漢錯愕不
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
風俗記合云園公彭祖姓錢名鏗據史記注論語注
離騷注錢字音翦只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

呼如胡嶧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苻符二姓

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文改為苻符融其先魯頊公孫仕秦為符璽郎以為氏故苻堅之姓從艸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為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瑞多從艸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千祿書曰從艸者為姓從竹者為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崑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即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為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至周爲吳至秦漢爲會稽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爲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爲吳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爲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爲秀州其隸於蘇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

入野叢叢纂注

十一

賦格

爲巨鎮爲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况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爲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混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卽位鑄唐國通寶大

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元宗卽
環也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煖熱名
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
潘妃之女閹豎共營殺羞云爲天解菜正其義也

二迹

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
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
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入野叢書卷之三

三

殿本

麪以斤兩爲斗

今麪以二斤某兩爲斗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
麪以三斤四兩爲斗

吾丘壽王論

容齋畧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鼂董賈馬之徒凡
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
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
姑撫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騾騎論功一論甚
詳騾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
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

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厓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旣并海內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誅謫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惟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略焉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初造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容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不聞有他製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長洲王楙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

入野客叢書卷三

漢書

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於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

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腓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腓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腓為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腓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腓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腓腓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為孰為正也然腓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為孰之時似不相遠至腓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腓論詩在雉膏羊腓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為彭寵為奴所縛謂妻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厮養為將軍則知蒼頭奴為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

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謹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益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爲也此亦稱子爲公陸賈子何嘗爲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溷汝爲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啻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爲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

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
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
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爲咄嗟貢
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嗒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
左太冲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
已可驗矣况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
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
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
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
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
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
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
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
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
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
自此遂爲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
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狐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
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年之

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
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也自謂一麾
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
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秦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
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為之說耳牧之之誤
正坐以指麾之麾為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
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為宜
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
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
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
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
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為
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
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為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
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為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
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
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
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

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
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
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爲釵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
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
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
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入帶十二釵此說爲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旣言帳又
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
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
傳寫誤以爲絳帳耳

野客叢書卷三

六

姚舜卿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
裨史之闕如白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
夏不雨旱熾熾有以見憲宗卽位三年久旱如此又
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
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
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霽霈大雪其氣候乖謬
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
况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

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凍奴裹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臯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臯為地名用知此誤非始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為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

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已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爲吾非東坡自爲己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

入野客叢書卷三

八

姚舜勳

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爲己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

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欽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欽欽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
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
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
者謂架上月照映則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
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
竹影金瑣碎之語所謂金瑣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
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
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
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

楓橋

入野客叢書卷三

十

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
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
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橋之
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祐正
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
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臯橋烏鵲
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
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
知吳中自來多植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竝曰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優劣
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
繡亦雕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
作委巷間歌謹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尚巧似
體裁綺密情喻淵淡動無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
蓉出水顏如錯絲鏤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
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
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
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
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
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
關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隗囂使王元猛塞
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訐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
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爲始臧婺州長山縣
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
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
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淦縣蓋有
淦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

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
鸞匹蠹三事

毛詩弁彼鸞斯鸞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鸞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鸞斯失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為鸞按廣雅鵠鳴鶩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為鸞何待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龜蠹郭璞謂靈蠹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允字林大龜似謂不知似謂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曾鳴者有以胃鳴者蠹蓋胃鳴之蟲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顛頤蹙頞涕唾流沫敘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錙銖續微影撇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鸞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敘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

賦而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烏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

野客叢書卷三

三

姚舜勳

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窳窳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蟊螟取後世譏爲勤學者之誦

野客叢書卷二十三

長洲吳曜書
經書脚等刻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